

中国的中国研究亟须投入重量级专著的撰写

黄宗智

现代历史学术建筑的基石一般是重量级的专著——即集中关注单一主题的长篇著作。这个传统已经在当今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稳定建立起来。专著的雏形是博士论文——一个聚焦单一议题的长篇论析。博论完成之后，经过几年的进一步拓展、深入、打磨而形成专著出版，作者则借此晋升副教授职称，获得稳定的受聘终身权。在英美法德等国，这个体系已经稳定、普遍地建立起来。如今，成熟的历史研究领域基本都是由专著组成的——每个重要的议题一般都具有几十本由此而来的专著。那些是培养下一代的青年学者的必用文献。

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生们获得博士学位的主要要求，乃是完成如此的一本专著雏形的长篇博士论文，其主要训练则是在系统掌握已有的相关方面的基本专著，其学术任务和贡献则主要是在本领域生产一本这样的长篇专著。这是目前国外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基本制度化架构。

在中国国内的中国研究领域，上述的架构则仍然处于半成半未成、似是而非的状态。其基本的第一步——即专著雏形的博士论文，确实已经在高等院校建立了起来。但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好几年使其成为一本成熟的专著的体系和传统，则一直未曾建立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国内大学的历史系在对青年学者的评职称体系中，并没有给予专著与英美等国那样的同等的重视，而是偏重较简短的期刊论文。其背后未经明言的部分制度性原因也许是，期刊论文能够被更高效地通过现有的审阅体系来落实必经的质量评估和系统政审，比分散的众多大学的博士论文和/或出版社散漫出版的书籍容易统一监控。无论如何，实际结果是，目前专著在中国高等院校和历史学术界仅具有较边缘的地位，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其评估中，仅占近乎微不足道的地位。

即便是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偏重专著的历史学科，如今在中国也已成为基本以篇幅简短得多的论文为主要文献的专业，基本不见重量级的专著。¹

在如此的体制化实际下，深度的、权威性专著在中国国内的历史学界中基本阙如，其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所占的地位实际上微不足道。如今的制度化实际是，一切学术生产和评估基本都以期刊论文为主。如此长期下去，必定会影响中国历史学术界整体，包括其在全球的中国研究学界中所占的地位。

对国际上的史学家们来说，典型的重量级历史著作几乎必定是长篇的专著，而不是简短的论文。这是因为史学界相对重视细节的叙述和堆积，不太看重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那种篇幅简短、偏重理论论析、理论模型建构或相关数据分析的高度科学化著作。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界，包括其下一代学生的培训，主要是以专著为主，相对简短的论文仅占次要的地位。

但中国国内的史学界，则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专著的重要性而偏重简短论文。在国际史学界的视野中，这几乎等于是抛弃典型的历史学研究传统。长远来看，这样的趋势无疑将会把中国的历史研究越来越置于全球的中国历史学界中的边缘地位。这自然不是中国学界愿意看到的状态。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纠正目前中国学术在国际中国研究学界的尴尬状态？笔者认为，首要的是，重新建立重量级专著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在政策上给予其适当的出版支持和鼓励，终止中国历史学目前这样不生产有分量专著的状态。后者等于是将那样的工程完全让位于欧美的重量级专著，包括其大量的中文翻译版本，当然也包括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生产的博士论文以及由其而来的专著。这样也等于是将中国历史学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拱手让人。

要根本性地改变这样的格局，中国必须纠正目前偏重论文而忽视与压抑专著的状态。国家须要积极鼓励中国学者们从事关于中国的重量级专著的写作，并激励出版社出版如此的著作。在全球范围中，中国应该是全球生产重量级中国研究专著的主要基地，而不是像

¹更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赵珊《专著：中美社科学术体系的比较与展望》，载《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第103-113页。

目前这样，只能以美国生产的英文研究以及其中译本为主，中国自己则仅仅满足于一些相对简短的学刊论文研究，基本无视——实际上等于是排除和压抑——中国自身关于中国的重量级专著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后果是，在新一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的培训中，甚至包括在中国国内本身的如此培训中，根据学术分量来选择的主要阅读材料，只可能多是中国境外生产的优质专著，鲜有国内生产的。

在全球历史学专业的视野下，专著无疑乃是全专业的基石，不是大量简短论文所能取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专著在全球中国历史学术文献中基本阙如的实际，等于是中国的中国研究在全球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缺席。

中国须要积极地鼓励中国历史的重量级专著生产，积极参与、介入全球的中国研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将重量级的中国研究专著的写作工程完全出让给英美法德等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中国自身则放弃重量级专著研究，满足于仅仅是简短的论文研究。这样持续下去，在按照学术分量建构文献基础的中国历史课程中，不仅是中国国外的、更是中国国内自身的课程中，将会基本全是国外生产的研究，中国自身生产的重量级文献相对阙如。这不会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状况。为了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中国学术的尊严，中国亟须积极投入鼓励重量级专著的中国研究！